

閩海倭禍摭聞

有毅編

第一輯



築城禦寇

軍民合力鞏固城防

萬御史設計敗敵

義士赴難

殺身成仁

方天畫戟

反洞

倭擾省會肆意焚殺

寇燄日深官兵會擊

新橋塌陷郡民遭殃

壯烈犧牲

政和失陷縣官死節

萬民英斷橋拒倭寇

綁票勒贖

民族英雄俞大猷

目次

幾句話

前言

民族英雄戚繼光

陷城洗街

草鞋退賊

忠孝兩全

永春城陷縣官逃走

奸民倡亂義士衛鄉

鄭普平倭記

雞臺印沼

難兄難弟

良心不死

保衛閩閩義士殉難

幾句話

編者

明朝的時候，日寇就開始侵擾閩海，到處姦殺焚掠，為有史以來所未曾見的暴行。閩人遭殃至慘且痛！所以日寇是我們三百年來唯一的仇敵。

回溯三百年前慘酷的史實，至今歷歷在目，很值得我們來把他搜誌。這不是一部的寫作，而是一本的血賬。我們特將一條條未清的血賬把他編誌起來，待我們的同胞去和暴日清算！

本輯因限於時間，致未能將各地倭寇騷擾的情形詳細蒐集，這是一件遺憾的事。但我們還希望以後再來搜羅，續編第二輯。這輯中的內容雖然是不充實，文字雖然是很淺陋；總也可當作一種抗敵宣傳的材料吧！

末了，還要向着幫忙我們蒐集材料的摯友：蔡君芳澤，倪君華民，邱君新民，郭君炯然道個謝謝！

閩海倭禍擴聞

前 言

編者。

倭虜居東洋三島，國家窮困，民性兇悍；且因地狹人多，無所獵食，所以慣作海上的生活，恆藉藉經商為名，陽儼貨物，陰藏武器，出沒於濱海各處，覷防備稍弛的地方，便乘機剽劫，為害遍及沿海。明初來朝，美其名曰：「進貢」，實則窺虛，明廷洞悉其奸，遂諭止限制曰：「日本許十年一貢，護從之人限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攜帶武器，違者以寇論！」迨至嘉靖年間，主權放棄，於是一般的奸商，莠民，土豪劣紳與倭寇勾結，引狼入室，所以沿海州縣都被蹂躪，垂百餘年，滿目瘡痍，幾乎沒有一片的淨土。

現在敵人——三百年前的倭寇——又到處燃起烽火，到處在演着血腥的慘劇，我們對這慘目傷心的史實，要何等的警惕與自勵！

在這全面抗戰的大前頭，沒有話講，我們惟有抱着犧牲到底抗戰到底的決心來洗滌恥辱，還我河山！

民族英雄戚繼光

戚繼光字元敬，安徽定遠人。父戚景通，任都指揮署大都司。繼光為人豪氣勇為，家貧好學，不能自給；得親友資助而學，終日孜孜不倦，及長，嫻通經史，尤精武藝；鍛鍊國術，故體魄魁偉，誠一文武兼全之將才也。

明世宗時，擢任都指揮僉事。斯時倭寇分擾沿海各省州縣，州縣守官弗予抵抗，致任蔓延為禍，倭跡所歷，無一淨土。明政府急於討剿，苦無良將，知繼光武藝高強，且治軍嚴整；足以對付倭寇，即任命討伐，繼光受命後，初至浙江，見當地原有隊伍純屬烏合，漫無軍紀，未經嚴密訓練，絕無戰鬥能力。然其民俗兇悍好鬥，如果加以相當訓練，不難成為勁旅。於是着意整理。不數日，募集壯丁三千人。教以射擊技術，及長短兵接戰法，游擊式夾擊法；朝以繼夕，親授機宜。所屬官兵受訓練薰化後，亦能深明大義，執干戈以禦敵，「戚家軍」之旗幟於焉豎起。購備精銳火器，軍械，戰艦，扼要防守。屢次與倭抗戰，斬馘甚衆，予敵以重大之打擊，先後克復若干名城要鎮，「戚家軍」遂威震遐邇，政府以其功在民族，下詔進秩三等，以資獎勵。

嘉靖四十年（民元前三五一年）四月，倭寇大舉犯閩，來自温州者，連合福甯，連江諸

倭，攻陷壽甯，政和，甯德，來自廣東，南澳者，聯合福清，長樂諸倭，攻陷元鐘所，龍巖，松溪，大田，古田諸縣都被波及。在甯德附近有島嶼曰橫嶼，地處濱海潮流澎湃，形勢險要，倭寇闌水為營，盤踞于斯。官軍與抗，相持年餘。另有新來之倭賊，結營於牛田。其首長則駐屯于莆田東南，彼此聲援。當地巡撫遊震得告急於浙督胡宗憲，宗憲急令戚繼光率都司戴冲霄把總胡守仁出發驅除。戚公乃帥大隊人馬，浩浩蕩蕩，直撲倭陣。金鼓一鳴，空前之大血戰遂展開，雙方死傷慘重；究因倭兵素乏訓練，約束不嚴，行伍不整，不堪一擊，氣勢頓挫；陣容紊亂，相率敗奔。戚公乘虛追殺，斬獲甚衆。一面令士兵開掘戰壕，修築碉堡，準備長期抗戰。防禦鞏固，敵雖來犯，終不得逞。

對峙至七月，偵知橫嶼之寇被挫後其力已餒，即派精銳千餘人暗襲之，迂迴潛抵敵營，先將四面包圍，然後突破而入。計斬倭首三千六百餘，無一漏網，橫嶼遂告克復。乘勝復率大隊人馬馳至福清。屯紮營帳，整飭內務；分派哨位，以防衝擊。同時召集鄉衆勉以大義謂：「鄉里是我們的，望各位都要負起抗敵的責任，拚戰到底！纔能保得住我們的生命財產。」聽衆大受感動，各返家中。興奮異常，自動組織敢死隊，咸願受戚公驅使，準備効命疆場，以與倭奴清算所遭的血賬。且為民族湔洗仇辱，為後人謀福利。如是而軍民合作，萬衆一心，何敵不摧？何功不克？况戚家軍紀嚴肅，秋毫無犯。民衆踴躍捐輸互相勗勉，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有糧出糧；各士兵受慰勞與輔助，莫不奮激樂于犧牲，以副民望。

某晚，邑令及父老向戚公請師，公佯答曰：「吾兵憊宜休，且緩圖之何亟亟為？」賊偵知，馳歸告倭酋謂：「戚家軍兵疲倦，似無戰鬥能力，倭賊據報，乃安心駐屯，毫無防備。戚公以計既成，急調遣隊伍輕裝疾行，當夜推進三十里。凌晨抵達，突襲倭壘。倭驟見「戚家軍」幟旗，倉惶失措莫敢格鬥，棄甲曳兵落荒而逃，結果被斬首千餘級。斯時邑人尚未知「戚家軍」之已出奇制勝也。殘敵潰敗，退屯牛田，時剛雨後，泥塗數里，滑滑難行。以為官軍不能跟至可得稍息。詎戚公竟令士兵各自草一束，繼續邁進。在旁將領亦莫明其妙，惟唯唯領命而去。明晨，賊下令以草鋪蓋泥路，推軍挺進。軍士踏草而過，如履平地，毫無阻礙。直薄賊營，倭措手不及，檣馬委棄滿地，倉皇奔遁，被迫赴江而死者有萬餘人。殘餘漏網竄至興化，戚軍乘破竹之勢馬不停蹄，躡追至夜四時，復抵其柵，舉火為號，各路齊發，一連衝陷六十餘營，揮刀大砍，但見血花飛濺，頭如滾瓜。瞬息間，斬首千數百級。天明入城，興化民衆，均簞食壺漿，以迎「戚家軍」，軍民聯歡，極其愉快！翌日，開拔至福清又遇殘寇千餘，由東營澳登陸。方大肆劫奪，戚軍又分兵圍剿，擊殺二百餘人。是役都督劉顯亦頗著功績。越數日，戚公凱旋至福州，勒石平遠台以為紀念，然後旋歸浙江。

十月，倭寇復大舉犯福建，圍攻興化城，陷平海衛，盤踞數月不去。地方官吏迭向層峯

求援，明廷急任命俞大猷，戚繼光為福建正副總兵。俞戚率兵馳援，因路途遙遠，援軍未至，興化已陷，遭受倭寇焚掠極其慘重！劉顯遣派士兵八人，攜帶機密書信入城中，以衣刺有「天兵」二字，被倭搜見執而殺之。乃穿其衣，假冒官軍；給編守將，混入城中。深夜斬開城門，策應其外。一時倭兵大至，副使翁時器，忝將畢高幸免。通判奚世亮方攝府事，急統率軍民與倭巷戰，奚奮不顧身，壯烈殉難，忠蓋不永，可嘆惜！軍民被殺無數，迨戚公聞警，急率浙兵星夜趕至，於是分為三軍，戚公自將中軍，大猷將右軍，劉顯將左軍，三路合攻平海衛，中路取正面攻擊，率軍先登，左右二軍同時推進側擊，三軍旌旗閃耀，征塵迷空，喊殺之聲震動山嶽。倭寇聞「戚家軍」援至，已為胆怯。何況三面突擊，皆銳不可當，因而崩潰抱頭鼠竄遁去。戚公乘勢殺痛是役斬首二千二百餘級，俘虜三千人；橫尸遍野，流血成渠，遂告大捷。巡撫譚論飛章奏聞朝廷，論功戚公為第一，大猷次之，且廷命繼光代大猷為福建正總兵。

迨嘉靖四十三年，倭攻圍仙遊縣，譚論及繼光復大破於城下，倭逃竄同安。戚公又追擊之，在王倉坪斬首數百級，其餘多墜巖壑而死。僅餘數千，退據漳浦蔡丕嶺。追師分兵為五哨，持短兵器，緣崖攀藤直上，掩殺俘斬數百人。餘寇掠奪漁船出海而遁。及後倭寇又自浙江犯福甯，戚公督忝將李超等追擊的，乘勝追到永甯斬殺三百餘人，福建之倭亂至是始告戢

平。

陷城洗街

明嘉靖四十年二月，倭艦七艘，滿載賊兵千餘名，由泉州海駛靠永甯陸地。泊錠後，一羣羣的倭寇躍登岸上，向永甯邁進。斯時永甯衛城指揮王國瑞據牒報，急調隊伍二百餘人在郊外與倭接戰，抵抗數小時犧牲殆盡。所以漸漸不支，退入永甯街。拒守片刻，並抬出土藥砲轟擊；因瞄準不確，効力很少，幾乎不能支持！

在危急的當中，有一部份的老百姓急乘混亂中向泉城奔避。最後官兵見賊勢猖狂，無法阻遏，只得棄城逃走。顧不得這個可愛的土地，成千的同胞，寶貴的財物；一切的一切，都放棄了，留給倭賊劫奪蹂躪而至燬滅了！

倭踞永甯，大施其殘酷的焚殺，屍體枕籍，瓦礫遍地；空前浩劫，慘絕人寰！歷十餘日始將婦女贖物捆押上艦，揚帆出海。

時泉郡分巡僉萬民英，聞倭寇他竄，乃派士卒將逃難的鄉民護遣一部回歸。一面掩埋殘屍，救濟災黎。但那些回鄉的人，見着妻子被綁擄，骨肉被斬殺；痛不欲生！慟哭之聲無。

無之。

至三月初八日，倭寇突乘不意，彙夜又攻入永甯。衛城軍民拚力抵抗，結果全數壯烈殉難，永甯全城成為恐怖的屠殺場。黎明，地上都染遍鮮血，排着屍體；血肉塗糊，腥臭數里。房屋器具均被縱火焚燬，火燄燎原，濃烟蔽空。走遍各處，聽不到呼啼淒惻的聲音，看不見高樓大廈的影子；土焦，人焦，物焦，一切都成焦炭了！

經過許久的時間，倭氛稍戢。逃亡在外的永甯人，乃陸續歸返，築造房子，購置用具，照常耕作；漸漸地繁榮起來，到而今又成一個市鎮了，但每年的「三月初八日」是他們『陷城洗街』最慘痛的紀念日。他們到這一天，都製着很多饅頭來祭祀，意在紀念祖先所犧牲的頭顱，這是一種多麼沉痛的紀念品啊！

同胞們！現在敵人又在我們各地重演着摧殘人類的悲劇了。我們若干錦繡的河山，已淪為禽獸蹂躪之場；我們無數的生命，也都做了敵人的刀下鬼；我們一定要効永甯軍民不屈不撓的精神，驅逐這班狼心狗肺的妖魔出境，才會消盡這新愁舊恨！

怒吼吧，中華民族的健兒！我們中華民族是不會忘掉你們。死難同胞的靈魂，也正苦笑著為你們祈禱最後的勝利！

草鞋退賊

嘉靖三十七年四月間，寇由晉江長坑頭登岸。經龜湖竄至安平市，官兵設伏圍擊，寇大敗。遁至惠安。又被擊退於晉江鳳山一帶，在東門外各鄉肆意殺掠。賊蹙所至，鄉民大多棄家而走。少數婦孺因逃避不及，恆遭剖殺。年輕的婦女被其姦淫，稍有姿色者被綁擄而去；所有屋宇均被焚燬，牲畜及食物更搶奪淨盡。時該處斗埔鄉有一老嫗，方在籬下織「草鞋」，賊見而怪之！問嫗姓氏：「何不懼避」？嫗谷：「萬氏。我的義子是個巨人，力可拔山，氣能蓋世：何懼之有」？賊更詫異！瞥見壁間懸掛草鞋一隻，巨大如搖籃，賊又問道：「這鞋是誰穿的」！嫗答：「這是我義子穿的，你們還是及早跑開，不然義子來時，你們的性命我就不敢担保了」。賊聞言，咋舌失色，紛向清源山方面遁竄。翌日，鄉民聞賊他遁，相率回歸。見老嫗萬氏笑容可掬，仍在織草履。叩以退賊原因，老嫗一一詳告。聞者莫不贊歎其智敏，當時主管官聞老嫗巧計退賊，派員實地調查，知確有其事，遂呈准上峯厚賞。

越年萬氏病逝。鄉民哀悼，執紼石絡繹不絕。並刻木像奉祀。朝廷以萬氏退賊有功，追封為「娘娘」。後世一般善男信女，每焚香叩求，至今其木像猶存，人呼為「萬氏媽」者。爐香一縷，薰垂千古。

閩海倭禍撫聞

十

後人為鐫對聯曰：「草鞋一隻，嚇走許多盜賊；老婦片言，保存無數鄉村」。至今尤膾炙人口，資為談柄。

忠孝兩全

晉江二十二都石湖鄉，地處海濱，三面臨水。每被倭寇盤踞，元朝至元年間，因不堪其擾，築城禦之。倭跡稍斂。迨明代嘉靖年間，倭氛猖獗，蔓延沿海，恆泊艦於石湖。由後澳登岸，藉名借糧，肆意騷擾。鄉民雖糾衆抵禦，奈倭賊鬼計多端，往返無常，防不勝防；故年年遭毒，慘痛異常！

該處原有人口萬餘戶，因輒遭蹂躪，相率遷避外鄉。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初，倭寇約千餘人，提槍持刃由漢奸洪澤珍嚴山老嚮導，黃夜由石湖登岸，竄入土城中。挨戶劫掠，恣意姦淫，玉石俱焚，雞犬不留，遍地橫屍，溝渠盡赤。賊再挨戶搜括財物，絡繹不絕，搬上賊艦。搜索至一家，有男子曰郭貞，手握鉄錘蹲于其母棺前，掩面歎歔。賊入門，見而異之！按办近前詰問：「何獨不畏避？」貞慨然答曰：「你等麼小醜類，野蠻強盜。殺戮我無辜的同胞，姦污懦弱的婦女，洗劫寶貴的財物，我們與你誓不共戴天，願華夏帝胄後世子孫均能卧薪嘗膽，洗清恥辱。我滿擬執戈効命疆場，殺盡你們這班猶獍兇惡的禽獸，食你們的肉，寢你們的皮，討得相當代價；縱使為國犧牲，死亦瞑目！但因母棺在堂，窀穸未安，「忠」，「孝」，本是我國先聖遺下的古訓，既欲盡孝，毋甯盡忠。我現在拿着惟一的武器——鉄錘——

「待你們來拚一拚命，就死了也可成就忠孝兩全了！」賊雖慄慄，究屬人種，正義之下，亦受感動；插刀入鞘，未忍殺害，就悄然出門去了。

倭到處縱火焚燬，須臾間，石湖全城成為焦土，城內東岳廟「城隍爺」「小鬼」，亦無術倖免。該廟建造宏偉，燃燒兩晝夜未熄。火燄冲霄，瓦礫堆山。（按泉州東岳原建立於石湖，廟中有五層浮屠。廟被燬，塔尚存，至今成為古刹。東岳被焚後，乃移建於今晉江東門鳳山之麓，迨清官施琅在石湖重建該廟，并立石碑紀念）。入夜，賊忽聞四週鳴鑼擊鼓，大起恐慌。黎明，四出窺伺，毫無動靜。但見濱海堤岸雕有石像數座，賊以昨夜飽受一場的虛驚，疑為石像顯聖。就拿着巨斧砍斷佛頭，以洩忿恨。（該石像之建立，聞亦另有原因。傳在元朝有沈公者，樂善好施，捐資築堤，以防水患。衆名堤曰：「沈公堤」。後世之人追崇功德，遂建沈公石像以誌不朽。頭部雖被賊斧砍落，而其像身至今猶存）。越日，復將城垣任情掘毀，然後揚帆逃去。

永春城陷

縣官逃走

記者幼時常聽父老談明末倭寇之禍亂，腦海中早留着深刻的印象。去冬遊湖城，謁黃光甫祠，瞻其遺像，深慕其為人。嗣讀永春縣志與忠義傳，悉劉君盟，李中和等平倭之事略。感懷疇昔，不勝惘無！考嘉靖間倭禍，非寇之強猛衆也，要皆叛民之內應，以為厲階。而縣令昏庸，尤足長其兇燄。致使星火燎原，禍患不息。幸賴草野義民黃光甫等糾集鄉黨，殺賊戡亂，保全鄉井。奇功偉蹟，彪炳邑乘，不可謂為永地之無才也。爰舉其事實引而論之，既可誌前事之永久，尤足激發國人秉先烈未完之志。收拾破碎山河，為受難同胞而復仇；俾挽國家於危亡，求民族之復興！

明代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初十日，倭寇由仙遊石獅隘竄十九都，掠太平，逕擾縣治。賊倭五百餘，本不難殲滅，詎縣官萬以忠一聞寇警，委城溜遁，賊遂入據。燔焚鼓樓及民舍，進而哨卓埔蓬壺等鄉。義民尤濂許時佐率兵抵禦，截殺甚衆。卒因援軍不繼，兵少被圍，力戰死之。旋寇流竄至南安，號黨數千，聲勢浩大。從詩山入塔口隘，典史侯爵統機兵（法蘭法

西火器，明史號佛郎機，故名），力拒。賊稍退，典史請發烏槍，而縣官畏怯，盡以兵器保護家眷，擁上大鵬山，賊復入縣治肆擾，西門，上場，留灣諸大村，悉成焦土。

翌年，六，七都叛民呂尚志假神設教，樹黨行逆，數以萬計。十三，十四兩都，推劉君盟，陳克就為義長，捐金給餼，糾兵四百餘人，日操夜守，義聲頗振，正在相機會剿中，而知縣林萬春倡欲招撫，致疏守禦。賊乘虛圍城數匝，擄萬春以去，遂乘勝掠安溪，南安，仙遊諸旁縣。以南安奸宄楮鐸為嚮導，大敗官軍，擄千餘戶王道成，所過焚劫一空，嗣攻德化，知縣張大綱率兵設計破之。時二十二都大姓尤萬化，萬教等，乘寇新敗，焚燬其巢，搗賊後方。尚四計窮，奔投倭砦。其黨尚二等復聯倭入東關隘，掠奪二日乃去。

至嘉靖四十一年。晉江奸民謝愛夫部，結倭奴數千，從南安入寇塔口。分屯留灣，榜頭，進攻新城。訓導呂岳，與義民顏鉅卿，若長李子元等，訂日同出兵擊之。寇轉哨十九都，黃光甫伏兵陳嶺，殺寇數十。又於苦竹嶺湖洋若大敗寇衆，永邑由是安堵。迨至明亡，無復倭氛。綜上以觀：倭寇之禍非倭寇之能為禍，有內奸為其嚮導也。平倭之功不出於當局，而出於草野匹夫；可知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為當前不可或緩之急務也。第聞黃光甫等未得當局之荐任，博官受爵，以為國用。僅得義士之榮譽以終，則當時之國事可想而知，而官吏之泄沓，尤為可恨！

奸民倡亂

義士衛鄉

明至嘉靖，永春倭患頻仍，然倭禍之烈不在嘉靖初年，而在三十年之後。以閩南各縣防範疏忽，只知「頭痛醫頭，脚痛醫脚」。未得根斷之要領，迨倭氛既猖，義民始協同官軍力拒，然為時已不及矣！

嘉靖元千秋。廣東及汀漳之賊流掠安溪南安德化，遂入永春。知縣柴慶帥民兵禦之。戰于南幢；戰於赤水；復戰於胡坑；賊俱斂退。至二年元月。又入寇於胡格石鼓等處，出奇兵擊破之。而三年冬十月，又入寇。旋仆旋起，未能斷絕根株。會安、永德、同四縣之兵圍剿。追賊至雞母岫。龍溪亦以所部兵截擊追至小尤中圍圍之，官兵四合斬獲無遺。自此一役，寇氛始戢。永春三十餘年無倭患者，未始非聶洪會師痛剿之力。

當嘉靖四十年。六七都漢奸呂尚四聯合三都郭南山，八都潘文備，潘君禪；四五都林文煥，趙大齡等為亂。黨羽近萬人，賊勢甚熾。義長劉君盟，陳克就糾兵防守，各鄉民兵應之。正密約德化會剿，約以永春兵攻其前，堵其去路；德化兵躡其後，搗其巢穴。又另派一部

隱伏于二三都中間，截斷其援。不料事未舉，而知縣林萬春倡招撫，以聚兵一處，恐引起賊方懷疑。令遣散士兵，用以取信于賊。詎賊不惟不接受林萬春之屈服，且乘虛擊攻，永春城遂被賊所陷，入城後，大施其兇悍之手段，到處焚殺姦掠，慘絕人寰！賊復乘勝掠安溪，南安，仙遊諸縣。卒投倭砦，其黨尚二等又聯倭寇東關隘以去。負有守土責任之官軍，惟有退避三舍，無可奈何！

致倭寇之禍，無非出於漢奸之勾引。所謂漢奸者，在永春僅有呂尚四等奸；南安有楮鐸；仙遊有蘇校，蕭學受。當時之漢奸大多率其爪牙從同安，安溪來犯，而倭賊則由南安仙遊而入寇。惜知縣林萬春只知擁兵自衛，而不知未雨綢繆，以防未然。致賊臨城下，束手無策，倘非劉君盟，陳克就，李子元，黃光甫等奮身抗敵，捍衛鄉里；則禍亂之烈，更不堪設想矣！

抑斯時永春當局果能於事前派兵防守邊境，倭寇何能侵入騷擾，至寇侵入，永城被陷，若能亡羊補牢，有整個計劃，會合鄰縣官兵圍攻之，亦不難一鼓殲滅。詎握有軍檄者竟畏葸退縮，以致倭氛蔓延，其咎復將誰歸？

鄭普平倭記

蓮河，石井是在南安的南部。與金門一衣帶水，遙遙相對，為倭寇盤踞出擾沿海的根據地。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倭寇一股侵擾小磴，寇首為阮其寶，四師老，林剪毛等。到處劫殺，廬舍為墟！小磴壯丁死難與被俘者在二百人以上。舊日繁盛之小磴，今成恐怖的死島！寇又分股洗劫晉江的東石，圍頭，深滬，延掠及惠安區域。那時候泉州的知府程秀民，痛生民塗炭，哀鴻遍野！便聯合鄉者組織民衆，準備抵禦；招募水兵，加以訓練，巡弋海面，賊以無機可乘，乃集全力集擾圍頭，由倭首其寶率帶二十餘舟來攻。還虧南安縣貳丞馬一洪承鄭普之命；會同指揮——孫廷槐發四澳兵船救應，擊退之。五月二十一日那天，與賊遭遇於小磴的南岸。由早上鏖戰至傍晚，乃以奇兵側攻，擊沉賊舟三艘，俘虜三千餘人。殘賊潰退，集於草嶼；憑險頑抗，相持數天。至二十八日。賊受重大的威脅，不堪壓迫，軍心渙散，乃化整為零，分頭竄竄。寇首其寶獨率八十餘心腹，欲作困獸鬥，卒因勢孤糧絕，恐慌異常，恰巧從前石井有個鄭汝暢和張本應數人被賊綁禁，此次乘機逃脫。并將賊之秘密報舌官軍，鄭普遂調馬丞出奇兵兜剿，於六月初一日戰艦會集，取大包圍的進攻。其寶睹勢自危，乃漏夜修葺殘板，企圖遁走。但全體的官兵亦即出動圍擊，倭首其寶當場被槍殺，並捕獲其妻，

閩海倭禍撫聞

十八

妾；賊徒及土番，浮屍蔽滿海面，少數殘寇僥倖奪路走脫。不料竄到涪州的時候，却被指揮張文昊的伏兵一一把他綁起，押禁營中。

翌日，附近的寇聞風來援時，已殲滅殆盡。是役賊黨林剪毛，獨以潛水逃逸。然賊心未死，蓄意報復，竟糾集殘寇進擾蓮河。剛泊錠要登岸的時候，賊船的檣桅忽然折斷。賊忌為祥之兆，竟自焚其舟，而轉寇晉江石湖及蚶江一帶。

雞臺印沼

嘉靖四十年四月。奸民慫恿倭寇，由爐內鄉分一股千餘人侵擾八都。鄉民聞風急即隱匿，在深山高巖，以避其鋒。倭先竄入董田鄉搜劫財物，當佔據董田山砦，駐紮砦中，終日下鄉專事焚殺。那時有一個神現，在山上藉着朱元帥的佛勅畫符念咒，號召鄉民起來抗拒。該處偏僻，民強地險。且因民風閉塞，只相信神是萬靈，神是主宰，所以神現一呼，个个風起雲湧般響應起來。就在五崎砦樹起紅旗，編成二十四隊，計四百餘人。各人身掛神符，腰纏紅布；手握大刀，面繪青色，儼若神兵。有如三國志張翼德的威風！任是胆大的人碰見了，總會嚇得魂飛魄散，同時各人相信有神可扶持庇庥，俱抱必勝的信念！

各隊編好了，就分途埋伏於叢林中。侍賊攀躋至山巔，氣力已乏，才一齊躍出揮刀搏殺。賊見突如其來的奇兵，手慌足亂，顧不得拔槍開擊，回頭便走。走未半里，又一枝奇兵突山堵擊，橫衝直撞，賊慌不擇路，向四山亂竄。但到處都被截殺，一部自懸崖慌張跌下，墜落深坑中而死。殘寇遁去，狀極狼狽；計斬殺二百餘人，俘虜四十七人。中有漢奸潘印，綽號「雞臺印」，被鄉民認得他是引寇入鄉的禍首，大家圍上去就給他飽了老拳。然後剜取心核，高懸樹梢，並將屍體細綁擲下池沼。後人號該沼為「雞臺印沼」。遺臭萬年，給後人咒罵唾棄。唉！做漢奸的人是這樣的下場，就經過一萬年後，也洗不掉這個遺臭吧！

難兄難弟

嘉靖三十七年。倭賊佔擾豐州，四出劫掠。一股由三都方面越葵山而紮營於玉枕山之清水岩，以窺伺洪瀨。卒因洪瀨民衆武力雄厚，不敢下手。乃竟循山脈繞進至騎龍山之騎龍寺，縛寺僧鞠問附近情形。僧固亡命皈依者，乃毛遂自荐，願任嚮導。倭首親為解縛，以禮待之。出寺外指質，僧將附近鄉村情況及出入道徑告之獲詳。賊大喜！即夜殺耕牛及僅有之叫更雞，於佛前插血盟誓拜把兄弟，然後開懷痛飲，午夜始睡。僧已加入賊羣，儼然「二大王」，指揮倭卒，洋洋得意。晨起，引賊首登山巔，環顧各村向南指一村落——洪瀨——道：「那邊是最富裕之市鎮，然而其民衆武力甚強，未便輕易進取。捨此之外惟有北山麓之梅溪村，頗多殷實農家。今宜先往劫掠糧食，然後籌劃劫掠洪瀨，猶未為遲。倭首聽了大喜！返營點集賊卒。撥二十名與僧留守寺中，預備午飯，佇望飽捆而歸。不料至申刻仍無動靜，大為驚訝，方欲派卒偵察，已見倭首率隊歸寺，個個沒精打彩，狀殊疲憊。甚有暗在埋怨者，僧覺有異，踴促不安。無奈趨向倭首問道：「去了大半天，怎的沒有掠甚麼東西來呢？」倭首很不耐煩的答道：「可殺！不知是誰走漏消息？梅溪鄉所有的民衆竟實行「堅壁清野」起來。不但沒有人，連一點可吃的東西都沒有；白跑了一回不打緊，餓了一天才是要命。待飽餐後，

索性把他鄉村燒個淨光，才出得這口鳥氣！」僧聽了唯唯，眉頭一皺訂上心來。獻策道：「梅溪村民，忒是狡猾，但現已逃空了。燒他的房屋亦是徒勞，橫豎不能得到他們的糧食金銀，現在好了！小僧却有一妙計在此，梅溪村民是陳姓大宗，他們有個祖公叫做樂全公的塚墓，是在距此不遠的一個小阜上。鄉民的家族觀念很重，只要派九個弟兄把那墳裏的棺木掘扛出來，用作挾持，那時候鄉民為着他的祖宗，不容他不來就我。就使他們不來的話，至少墳內也可挖出許多殉葬的珍寶，因為他們的樂全公也是當時的一個名人呢！倭首不禁跳起，鼓掌大呼好計！好計！散漫精神為之一振。遂令倭卒開飯，準備出發。飽餐後，各攜挖掘武器，遂由寺僧帶路出動。時月色朦朧，星光閃爍，越過許多深壑懸崖；穿過許多泥濘阡陌。到一小坡，昏黑中果見石碑矗立，字跡隱約可辨，燃火一照，墓係石造，彫鏤精緻，倭首下令開掘，斧，鑿，鏟，鋤立刻把墓門洞開。以火射照，伸首一探，內殊荒蕪，令人毛髮悚然！倭卒就次第匍伏而入，內有石棹，上置一盞光明燈，油已將罄，（按明代名人每以光明燈殉葬）左側另立石門，內排髹漆紅棺一具，外寫：「樂全公」三字。賊急以繩網棺，由倭卒十餘人吊起，一面搜索，冀有殉葬物。然卒無所獲，乃盡爬出，倭首以目的已達，就令縱火燒墳地以告鄉民，然後率隊歸返。

先前幾天，梅溪鄉民聞到倭警，經鳴鑼通知全村搬走，登上山岩暫避其鋒。那天見倭寇

掃興而歸，滿以為避去災劫。那知晚上遙望祖墳忽然着火，不勝駭異！越日派人往視，始覺祖墳被掘，棺被抬走。鄉民本來對其祖宗非常崇敬，豈容任意刼取。恰巧前村有拾得倭寇用箭射來一張信，寫道：「已將令祖棺木帶至清水岩，你輩為人子孫，如有良心，快來贖取！贖金二千兩，限明早繳納，否則付火焚燬」云云。

鄉民得息，異常憤懣！不得已傳知各戶，集合山岩會議。到底祖宗要緊。不一會鄉民都從深山來，集衆約五六百人，圍在一起討論。方在談論間，突有二漢挺身起立道：「各位父老，現在先祖屍體被敵刼持，此為我宗莫大之恥辱，關於集金向贖，終難實現。我等豈忍祖先的骨骸暴露敵手？可無需籌款行贖，還是看誰勇敢，能為祖先爭氣，跟我兄弟與賊拚命！賊不過百人，不難掃蕩。諸位兄弟有勇氣的跟我們來！」衆視之乃陳本陳初兄弟二漢。一邊喊，一邊向外跑；當場少年激於正義，均額手贊成。分頭各拿武器，頃刻間集合丁壯四百餘人。由二陳指揮，分兩路出擊，抵玉枕山。時已嚮午，賊方在寺中午飯，樹林中一賊哨被鄉民放冷箭射殺。於是長驅直入，山前山後兩路逼進。信號一舉，遂把清水岩圍得水洩不通。二陳奮勇先入，一聲喊殺，手起刀落，如切瓜果。賊衆毫無準備，拋開碗筷往外亂竄；不被擊斃，便被活擒。時倭首與騎龍寺僧剛在禪房舉樽暢飲，聞到有變，急拿一把刀衝出來，但所有門戶都經鄉民把守。殺得氣竭力乏，一個不留心，竟被劈作兩段，卧屍血泊中。寺僧

在內張皇四顧，不敢外出。嚇得慌了，掀開神帳獨躲在菩薩龕內，口中唸着：「救苦救難地藏王菩薩」！希望消祛災難。那知鄉民已搜索進來，挑起神帳，將寺僧當胸扭下來；另有一個拿着繩子把他五花大綁起來。那時候的倭寇，殺的殺；擒的擒，無一倖免。陳本乃召僧詰問，僧含淚求饒！并指明藏棺之所。陳本等既得棺，不客氣地把寺僧和倭首一刀一刀的結束了他的性命。然後帶着數百壯士，擁着祖先的靈柩回梅溪鄉來。鄉民均攜酒宰牛在路旁犒勞。陳本兄弟亦覺非常的光榮！後來梅溪鄉人因感其兄弟能殲滅倭寇，捍衛桑梓，奪回祖棺；特於宗祠後殿置彼兄弟神主，以示尊崇前烈，鼓勵後人！

諸位同胞，敵人又來肆虐了！我們的河山將不保；我們祖先的墳墓也將被挖掘。我們要

有陳本，陳初難能可貴的精神，萬衆一心的來驅逐倭寇，保衛家鄉，這才對得起已死的祖宗和未來的子孫。至於配祭宗祠，那又是一種多麼榮耀的事情啊！

良心不死

當倭寇騷擾五都梅溪鄉的時候，仁宅鄉有一個牧童在山上被巡邏哨所獲。押至賊寨，本擬處死。賊首睹其伶俐活潑，不忍加害，享以魚肉。該牧童姓黃名昂，早失怙恃，依人作活，在賊寨因得倭首寵愛，反覺得自由快樂！迨賊被圍殲於清水岩，時彼適下山，未遭擊殺。聽到倭寇盡死，乃輾轉入山林，迷失去路，作無目標之遊，行至豐州之石亭山，又混入倭營結識奸民洪大元，張亂。黃緣勾結倭首荒木妹子，竟學武藝於賊民蔡文。蔡係舊時拳師，落拓江湖，學得一手好拳術。但生平無惡不作，時遭監禁。因為姦殺一孕婦，被政府通緝。乃加入賊黨，担任拳教師，訓練那班「嘍囉卒」。自得黃昂後，見其伶俐可憐，即收為義子。將平生本領盡量傳授，黃亦悉心受教。不上三年，已練得一身工夫。不但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飛簷走壁，那一套也好得絕頂。雖然跟着矮寇十餘年。遍擾各地。到底是中國人不忘祖國，看到倭寇屠殺同胞，搶掠財物；燒燬民房；覺得非常難過！對他的師父及賊首那樣蠻悍的舉動，更為切齒，雖屢經勸說，不特不聽，反受呵斥。以賊黨都具有歷史的關係，一舉一動都受監視，稍為不慎，便遭殺害。故有時怒到熱血沸騰，也不得不勉強抑住，伺机行事。有一天，倭寇再擾晉江時，在附廓抓來一個少婦，生得幾分姿色，賊首見了，恨不得一口吞下，飽嘗秀色。蔡文也是擇肥而噬的，看見這塊甜津津的「天鵝肉」，怎不眼紅呢？自恃功大，也想

分他一鬻。彼此較鬧很久，黃昂聽得不耐煩，反顧那少婦啼啼哭哭，極其可憐！不覺睜着怒目喊道：「你們這般無理智的畜類！你們這樣蹂躪我們的女同胞！蔡文！你這為虎作倭喪盡天良的漢奸，你犯了國法，不思懺悟，竟敢又荼毒生靈，殘害同種！你死後有何面目見你的祖宗啊？說時遲，那時快，黃昂一把刀，左一下，右一下，竟把蔡文與倭寇戮殺了。這還了得，全寨的倭兵倭將都拿着武器圍攏上來，黃昂覺勢寡不敵。大吼一聲，奪路而走。倭頭目率爪牙跟追數十里，黃昂跑至五都桐生脚，回頭不見倭跡，才收住脚步。就在店中打尖，一手持筷，一手捧碗，方欲下咽，突見南方大路塵沙滾滾，數人疾馳而來。黃昂視若無事地，從容細嚼，但見倭寇把手一揚，一顆亮晶晶的鉄丸已向黃昂迎面擊來，昂不慌不忙提起筷子，把那鉄丸一夾，順勢拋去。倭頭目怕得要命，喊一聲不好！循路遁走。黃才一步一步地慢慢回故鄉。到了故鄉，屈指一算，距被擄時已十餘載，真是「少小離家老大回」了。

保衛閩閩

義士殉難

明嘉靖四十年，四月，倭寇襲晉江嶺后。參將楊某聞風逃走，任其焚殺兩日。將財物洗劫一空，然後向南安爐內方面而去。爐內鄉民聞倭禍將臨，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急逃上附近觀音山。收拾細軟乾糧，隱宿山林中。有老弱數十人，躲避不及，掃數被倭屠殺。賊以鄉民多避匿，遂分隊到各處搜奪，遍焚民房，濃煙烈燄，紅光蔽天；鄉民由林間遠眺，莫不掩涕對泣，！當時鄰近各鄉談倭色變，在這風聲鶴唳的當中，惟思隱避何處才是安全，竟談不到拔刀相助或起而自衛的準備！

洪瀨附近的居民，就跑到楊梅山頂，挖掘一深洞。可容數千人避難，將金帛細軟搬藏在洞內。洞名「九洞孔」，至今猶存，深不知幾許，尚無入內探測者。

是年九月五日，適林坂鄉正在舉行迎神賽會。賊由爐內晝夜擁至，一時秩序大亂，羣眾譁然。在場觀衆當被殺九十餘人，老弱因行動不便，被撞倒踐踏者猶多。翌晨闖入芙蓉鄉，沿途擊殺。有奸民李碧仙與賊勾通，只有他的房屋保得安全。（李碧仙住屋至今尚在）其餘

的屋宇悉數被燬。那時該鄉有義士李肢石，力舉千斤，驍勇過人。見賊兇殘，義憤填膺！便集合丁壯百餘，揭竿為旗；手執武器，直搗賊營。賊方縱情狂飲，一聞有變，倉皇應戰。那當得肢石左衝右撞，一下殺傷數十。可惜肢石後來竟被以鳥槍射中，飲彈斃命。數日，倭乃飽掠望東南引去。

築城禦寇

豐州為南安舊治，民國二十五年始遷溪尾。惟前時僅為村落，而未築城，至嘉靖三十七年，竟被流寇竄擾掠劫，損失不貲。越年，縣令乃徵集民工築城防範，時有記云：「嘉靖戊午歲，倭入犯，民居蕩燬」。今之舊址，即當年之遺跡也。

英山之麓為英都，又稱英內，位於南安與安溪毗連之地。史上所謂：「嘉靖三十九年，倭寇南安英山」，即是也。據聞倭寇被官軍打敗，始竄至此地，故見人即殺；見物即搶；見屋即燒；以洩其恨。其極人間慘痛殘酷之事迹，迄今鄉老尚可道其大概。

詩山——山頭城——在南安的東北部。接近永春縣界，其間有村落曰塔口隘。當嘉靖三十九年六月，倭賊從詩山洗劫至此，駐紮匝月。迨搜括已盡，始折向爐內潘而去，沿途排演人間最慘痛之悲劇！

軍民合力

鞏固城防

嘉靖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牒報急。那時惠安城築造方竣，城中的居民還不滿千家。城因依山而築，每逢大雨滂沱，便爾崩壞，雉堞無存。時倭寇乘破福清佔莆田的聲勢，向南長驅直下。於是惠城告急了，邑中的居民皆爭先恐後攜老挈幼逃避一空。負攜路途，哭聲于霄，令人不忍卒聽！這時有鄉官李愷者，（泉州府誌：李燈，）睹茲孤城陸危，大有「風聲鶴唳」之概，非常痛心！便和舉人康維心生員張宇者民張有功，聯袂詣縣，哭求整軍抵禦。知縣林咸焚香祝天，求神庇庥！愷對林尹剴切泣誓曰：「一縣生靈，賴明公作主，愷雖休廢，願為士卒先。卽至殄滅，在所不計！苟不同心，有如此水！」李愷說完，便揮淚逕出，爬上城垣。斯時林咸亦為感動，奮起指派。立令縣丞黃省吾守南門，主簿王秉忠守西門；一面諭止居民不得移動。飭令無分老弱，悉徵集磚石以資助守。各城均置有鄉長，管制各該處的居民。夜間派哨巡邏，不稍懈怠。防禦既有把握，人心就較安靜了。

二十六日。倭寇漫山遍野而來，旌旗如雲；金戈鉄馬，直搗城下。那時倭在防守哨前面

立將被擄者斬殺五人以示威。同時向城上高喊道：「速來開門迎接我們，否則破城之日，皆無噍類矣！」說完即有三騎馳往城西高阜上窺探動靜。然後進攻北門，以守軍堅拒得力，故不得逞，遂將朱子祠焚燬而去。

倭寇那時已經懂得使用「鳥槍」射擊，他們的槍術，正像我們古時善於射箭者的準確。守城的官兵，多不曉得「鳥槍」是甚麼東西。覺得非常奇怪，當倭用「鳥槍」射擊時，守城的將士皆翹首觀奇，登時應聲歛彈倒斃者數人。李愷臨陣指揮，立於彈雨中似有天幸，三彈由耳邊掠過，擊中隨從李玉鳳。這麼亂槍轟來，受傷的計有八九人，死於血泊中的六七人；那時候大家才知道鳥槍是殺人的利器，才隱伏在城壕內死拒！

城是新築的，並無壕塹圍護。而又卑低，實在很可憂慮。倭寇度勢，將布梯懸掛於城頂；踈升而上，若履平地；手執雙刀，直衝城壕，我守城的將士亦急揮刀應戰，至於肉搏，形成拉鋸式的殺奪。李愷急令士兵把鈇把砍斷布梯，竭力遏止倭寇登越。一方面下令如能把倭兵或布梯斬下者，賞其十金。知縣林咸看這勢面很難支持，自己就穿着大紅袍跑到孔廟泣拜先師。并詣城隍廟叩首呼哭，為百姓求命！然後揮淚上馬。手執鋼刀，躍立垣上，挺身喊道：「倘有畏葸不力貪生怕死者斬！」自晨至午，臨陣督戰。這樣李愷林尹用盡方法，鼓勵軍心，竭力抵禦。警戒不懈，亦能支持一時之急。

午後再酣戰，倭被城上磚礮灰石拋擊，死者三十餘人。守軍亦有相當犧牲，屍骸枕藉，望之悽慘！倭寇仍不稍却，衝至堞上，遭我殺退者達三四次，我守城軍民壯烈犧牲者百餘人。至此勢衰力竭，頗難支持。林尹和李愷相對慟哭；聲震遐邇，風雲失色。正欲墜城殉難。當此千鈞一髮之際，幸千戶朱紫貴率援兵飛馳而至，與寇接戰，鏖殺一場，於是賊氛稍戢。兩軍收陣，夕陽亦已西墜矣。紅霞絢爛，與戰場上斑斑血跡互相輝映！

夜半寇又來襲。李愷等率眾拚死抵禦；混戰達旦。賊又不得逞，益恚！是役敵我死傷均甚慘重。因未紫貴的援兵太少，不能把倭寇一鼓殲滅，嚴重之勢，仍未少緩。

次日賊寇傾營佈臨城下，奮力攻奪。林尹李愷異常焦急。因思若徒以力爭，斷難保茲危城，不如以計緩之，俟機再發。審知倭寇性悍而貪，且悉引寇攻城的漢奸是漳州人李光頭，許棟，王直，徐維學，葉宗滿，謝和，方廷助，阮其寶，林翦毛等。其所以喪心病狂甘做敵人的鷹犬者無他，利於搶掠。正可以利餌之，然後設計誘敵，一網打盡。計已定，即派人往議。許以金帛，求撤圍他去！然倭要索二千金方肯解圍。李愷以惠安慘遭兵燹，財物匱乏，雖羅掘亦難應付。無奈多方籌集，僅千二百金，即以此數賄之。詎賊拒覆，不饜所欲，獸性勃發，和議就此決裂。立令倭兵趕快進攻，李愷雖然奮不顧身率領軍民拚命掙扎，然而岌岌者日甚一日！

當時盛巡道聽說惠安告急，即撥派李鳳帶銃兵四十名來援。因為士兵素乏訓練，驕慢無紀，完全沒有作戰的經驗。及午，倭轉攻西門轟放亂槍，毫無標的，硝氣瀰漫空際，這時守着城壕的士兵只有七人，剎那間已被擊斃五人。守卒心慌胆怯，突自離開防綫。並且冒言城破，以感亂軍民之心而掩己罪。李愷大窘，乃傾家出藏金犒賞銃兵而勉勵之。銃兵受賞感聽令奮發，抖擻精神；瞄準標的，射不虛發，連中倭寇數人。倭不但不稍餒，反更悉銳而來，佈置包圍，攻打益急。愷以銃兵奮不顧身，己亦誓死不退。賊我相持，蓋亦煞費支撐矣。

這時李光頭等漢奸遂乘機活動，夤夜派爪牙潛入城中，散播謠言，謂知縣林威經與妥協，決定獻城投降，迎納賊兵。其意在搖動人心，渙散士氣，可是李愷偵知，立派探將造謠的人逮捕格殺。全縣男，女，老，幼方悟賊之詐計，而服李愷之精敏。莫不歡呼慶幸！由是謠言平息，守拒益力倭寇內應外攻的醜計也不能售了。

二十八日，李愷，林尹以賊勢尚熾，猖獗城下；而內顧兵力單薄，恐不濟事。因即極力激勵民衆，共同負起保衛鄉土的責任。當此之時，有志之士目擊危難，聞風湧起，各盡其力，再度和倭作殊死戰。但是最困難的問題，還是糧食缺乏，所以作戰的將士，前尚藉什糧充食，現斷炊已經數日。鳩形菜色，飢餓難堪；幾乎不能鼓最後的勇氣，維護這個寶貴的城池了！

在這存亡迫於眉睫的時候，士女更願意忍受飢餓，分食糧接濟戰士。那時守城的士卒經此強心劑注射，更為發奮，便再振作精神來和敵人作更番的決戰！

時西城在寇猛烈攻擊之下，已坍塌一角。城內老幼大為驚懼，號哭之聲頓起。三五者老急趨愷與戚，請示機宜，衆謂：「只要能保全城池及黎庶，則金銀財帛概所不計」。於是大家集議，由全城人民分別籌貲，總計捐獻者約有四百餘金。並且共同立字，借庫中貯金四百，計八百兩，以獻敵求退！那時寇軍亦頗疲憊，不敢強攻，倭首也就乘機接納，知難而退，解圍他往。

二十九日，倭以議成，將退隊，臨行復藉故逗延。更在附廓各鄉肆意劫掠，飽捆而去。越日寇退，居民稍定。然甫經兵燹，十室九空，慘不忍睹，血腥的史實永遠深刻在惠人的腦海中！

註：惠安知縣林咸宇虛所，廣東番禺縣的舉人。嘉靖三十五年調知惠安縣事，三十七年被御史劾居南闕。適倭寇來時，署理縣事孫節擅離職守，逃避泉城。故惠紳李愷張宇輩攀轅強留林咸任職以守禦之。

萬御史設計敗敵

倭寇出沒無常，恆駕小艇結隊遊弋海面。崇武近海，居民業漁。生活優裕，為倭覬覦。且認該處為泉州咽喉，意謂：「欲攻泉州必先扼其咽喉」，故益注意。由是風波頻起，居民時呈着惶惶不安的現象，於是崇武也難免遭着兇慘的浩劫了！

嘉靖三十八年三月，倭從海道來襲。由漳州的漢奸做嚮導，引大隊的賊兵由海墘蜂擁一擁登陸，圍攻崇武城。崇武本來是海邊一個重鎮，駐紮該處的防軍早有提防。當倭來犯的時候，已經能夠應付裕如。那時由千戶錢儲督戰禦於北門，百戶王鈇督戰于南門；相持旬餘，賊不得逞，相率竄遁。

至翌年四月初一日，賊復乘巨艦晝夜來襲。是日適遇大雨，途路泥濘。士兵們都躲在被窩內放胆酣睡，倭兵乘烟雨迷濛戒備鬆弛突然泊岸登陸。疾馳至城下，緣梯越垣而入，立即散開，分佈，扼住城中各通衢的要隘。全城居民均在夢鄉，無一發覺者。黎明，纔知全城已陷敵手，要出抵禦已來不及了！千戶郭懷仁朱紫貴率隊奔險由西門退却，錢儲親冒彈雨擊斃倭賊數十。無如軍心虛亂，致全隊官兵死於槍彈之下，無一倖免，北門也因而失守了。倭兵乘勢淹殺至南門，王鈇奮不顧身，袒膺大呼，與倭拚鬥，雖被內外夾攻，包圍重疊。然猶揮

槍狂戰，殺至人困馬乏。遭賊砍為兩段，死節壯烈，於是南門繼北門又告失守了。

惠民本强悍。不堪倭毒，城中居民紛紛自動出械與倭巷戰。但因平時缺乏組織，指揮不一。且以巷術均已佈滿倭兵，稍有騷動，即被擊殺，民眾在巷戰陣中被殺戮者難以數計！

倭佔據崇武凡四十餘日，城中居民慘遭殺掠。婦女被姦污；財物被搶奪。同時倭於盤踞崇武後，並分擾附近各地，到處擄掠焚劫。

時有御史萬育吾者，痛念崇武淪陷，倭寇之殘酷。親自挑選精銳部隊，一面調集千戶朱紫貴等計議道：「賊兇猛得很，可以智取不可力敵，應以巧計敗之」。議定，分派就緒，然後引軍駐紮山前，與敵犄角對峙，暗中派人化裝潛至賊營附近井水投毒。翌晨，飯後；賊中毒死的很多。萬御史料賊必難倖免。預計時間催兵進攻，各軍俱抱必死決心，精神奮發，直奔賊營。賊中毒頗重，輾轉呻吟！那還顧得應戰，遂夤夜棄城登艦遁逸。萬御史先料賊若棄城，必由海道竄遁。所以事前召集民船，選派精健壯丁充水手，埋伏海口各要隘。迨賊帆經過時，齊出夾擊。果不出所料，是役倭寇當場被殺與落水溺斃者殆盡，崇武城賴萬御史之策劃遂告克復。

義士赴難

嘉靖三十七年間，倭寇為患，以獺窟尤甚。蓋獺窟係一小島嶼，毗連崇武，是倭寇出沒托迹的地方；同時也為侵略惠安及沿海的根據地。一天，突有倭兵一股擁至，來勢洶洶，未可遏止。當地有義士陳德友，未忍故鄉遭敵蹂躪，攘臂而起，統領鄉兵抗拒。德友的長子武藝絕倫，立刻上馬揮刀衝鋒陷陣，與倭角逐。但見刀砍頭落，所到靡披。賊疲於奔命，連戰皆北。瞬息間退下十餘里，喘氣甫定。鄉兵又跟蹤追至，陳子年方二十歲，雖驍勇善戰，然因缺少戰鬥的經驗，不問曲直，單騎窮追。結果還被倭賊設計誘殺，暴尸樹梢。鄉民莫不哀悼！這時德友勢孤力薄，又因痛子心切，恐兵無鬥志，不得不暫為引退。但急於為子報仇，于是晚又集合壯丁數十名，燃了很多的火炬。各持一把，從山上驟馳奔下；光耀奪目，呼喊震天。賊以昏夜疑是援兵趕到，異常恐慌！倭首馬上下令輕裝退却，從間道逃上賊艦遁走了。獺窟所有逃避的老百姓，亦跟着回故鄉來安業，一面將陳子的屍體從豐殮葬，表封為「義烈男子」，並且建祠年年祭祀，俾殺身成仁捨私為公者萬世流芳！

註：陳德友，惠安前園人，為四川按察副使幕賓。

殺身成仁

嘉靖三十七年五月三日，倭由海道寇鴨山。知縣林成統率民兵馳赴討剿，在鴨山展開血戰，雙方白刃肉搏。我軍民前仆後繼，爭先廝殺，鏖戰竟日，不分勝負。林成殺得性起，大聲一喊，衝入敵陣。鯨吞豕突，賊將崩潰。不料乃被亂槍擊傷。雖然負傷，但咬住牙關，還是伏在馬上往來馳騁，奮身督戰。軍民大受感動，精神陡發。再接再勵，與倭寇作最後的生死戰，然究因寡不敵衆，林成不幸復再被鳥槍射中要害，鮮血迸濺，紅染岡巒。彌留時口裏尚喊道：「殺！殺！殺！用我們的血肉，來保衛家鄉」，說完：頓足氣絕。其犧牲節烈，實可動天地而泣鬼神！林成死後，軍民均縞素誌哀，引隊退却。倭寇乘虛一鼓攻佔鴨山，獸兵看見年輕的婦女，就抓去輪流姦污。稍有不從的，即用刺刀戮殺，呻吟與呼號的聲音，比「巫峽哀猿」還更悲慘！前後蹂躪五日，將所有的金銀財物肩荷背負搬上賊艦，揚帆而去。當時逃亡疎散的婦孺，聽說賊已遠颺，遂相率歸。行至家門，房屋被焚的；財物被搶奪的；尤其看到家人有的被俘，有的被殺；被殺的屍體腐爛，腥臭數里，哀慟欲絕！咒罵倭寇的暴行，於是將殘屍收埋，一班的民衆知道組織民兵是目前急不容緩的事，便自動地組織起來，加以一番的訓練，這麼以來，他們以後自衛的力量就能夠應付外來的侵略了。

方天畫戟

明嘉靖三十九年間，倭艦兩艘，俄倭寇數十，突自外海竄至小岞附近。初在海面劫掠漁船，繼而登岸，擁入鄉村搜括財物。居民退避，虜集在東北隅的城堡（城建築於永樂二十年，當年故迹依然存在）抵禦，雙方發生劇烈戰爭。至薄暮，倭不支潰退，星夜揚帆他走。不數日，大隊有組織的倭寇以有計劃地再來騷擾，來勢甚猛，難禦其鋒！城堡竟遭突破。村民抱「與土偕亡」的決心，還是憑險奮力死禦！支持兩日，因這回所攜的武器比前次優銳，抗戰的將士雖然誓死周旋，但因犧牲太多，損失鉅重。為戰略關係，不得不暫時退却，所有村民亦懼而星散竄匿，那時有個義士李蝴蝶，精練方天畫戟。看見賊寇猖獗，村民又無戰鬥力，恐桑梓長陷水深火熱中，乃呼召強壯鄉民集中一處，以老弱在深林或高峯虛張聲勢，於是握起方天畫戟，帶着那平壯鄉民，以平日特長的技术來和敵人決一勝負。既而揮戟上陣，回首一呼，單人獨前，殺入賊圍，直衝橫撞，鄉民跟後埽蕩，好像風捲殘葉，聲勢益壯；鼓此餘威，將敵包圍，登時或俘或殺，全部解決，倭寇從此絕跡。

註：李蝴蝶惠安小岞人。

業漁，孔武有力，乃鄉之拳拳者，以勇聞於漁村。至今其人雖

沒，而其殲倭之戰尚存，其子孫珍為家寶。年必一日，抬戟至庭間擦銹，而能知戟

之來源者甚夥，良可慨夫！

「反洞」

「反洞」，是明代人避倭反抗的遺蹟，俗名叫「反孔」，洞在惠安福勝寺後，距獺窟十五里。（為唐建的古寺）洞內高約七尺，寬約十餘尺，洞口很小，只容得一人出入。深三十餘里，通達崇武附近的一個大山，當時建築工程的浩大，可想而知。

明嘉靖三十七年至四十年間，倭寇每由惠安東部和北部的海濱登陸，剽劫焚殺，大施其殘酷的手段。崇武獺窟輞川小岬都受着擾攘，人民不得安居，一班憂時傷世的耆紳，就倡議召征民工，於懸崖巨壑挖鑿深洞，以為避難的地方，附近鄉民為顧全生命計，都踴躍參加自動工作，不久這個無意中的深洞蜿蜒曲節竟然鑿穿至三十餘里。竣工後，將大批糧食搬運到洞裏屯積，一聞倭警，急扶老攜幼相率奔避，魚貫入於洞中。倭登山偵察，見洞口窄狹，亂石雜錯，並且洞裏有人防哨着，就不敢進去。於是紮營在附近的周圍，掠二十日不去，洞裏的人雖有的帶着米，有的帶着鹽；因被倭寇圍困那麼久，糧食發生恐慌，只有坐而待斃，眼巴巴地餓死了！但那些帶鹽的人，當着饑餓的時候，僅有幾顆食鹽可下咽，以耐住一時的餓，苟延其殘喘，到了後來，倭首不耐煩撤住鄰鄉，避難的人還有一部分生還。所以在惠安常常可以聽着「帶鹽有命帶米無命」的俗諺，可是當時洞裏的餓莩，屍體枕藉，直至清代末年有幾

閩海倭禍摭聞

四十

個好奇的人冒險入洞探視。據說：「發現白骨累累，陰風陣陣；冷氣襲人，恐怖蕭瑟」。以後便無人再入鬼城問津了。近以「風化作用」荒烟蔓草，遺跡依稀，遙想當年淒慘的景象，能不令人憤慨？

倭擾省會

肆意焚殺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倭寇大至，居民奔竄。八月，數千人入福州。先是自連江登陸就據為巢，至是復自流江轉掠小埕寨迫省會。四郊被焚，火照城中，死者枕籍，南台，洪塘悉為煨燼，阮鄂竭庫藏，並括民間金帛賂之。遂擄戰艦二十餘艘，又焚燬四十餘艘，擁巨艦下馬江掠營前三日。分數十小舟入諸港，侵長樂二都三都，沿途劫焚入海。十月，由連江漁滄浦登岸攻小東門，焚龍興觀及保固祠，掠附廓伏沙諸墩攻北攻。而新至者復會倭攻連江，官軍以矢石殪四人，明日分門出擊敗之。乃由拱嶼夜遁，日本泊泉州之浯嶼，金門，掠同安，惠安，南安諸縣。攻福甯州破福安，甯德，倭泊浯嶼往來漳，潮間流毒甚慘！

福建新通誌

寇燄日深

官兵會擊

嘉靖三十八年二月，倭自潮來劫海濱長泰南靖平和諸處。三月倭攻福甯不克，陷福安縣，參將黎鵬舉敗之於海中七星山，屏風嶼，鎮下關及三沙海洋斬首六十七級，生擒六十八人。倭復由福甯度古嶺劫福州，城門盡閉，掠近郊。五月，陷永福，永泰縣。倭自洪塘浮馬江出洋，參將尹鳳擊敗于梅花外洋。二十六日，復由松下抵福清縣東門上洋，城中發銃斃二人始驚潰。二十八日，又二百餘人由長樂抵北門，被銃傷仆潰。四月十七日，四百餘人由松下抵東門被銃擊走三次，俱南遁。焚殺擄掠，極其慘酷！二十六日又千餘人由興化來，過天寶陂屯宿溪前，馬山等處，次早往石湖。五月五日，四千餘人從牛宅抵上洋，由玉屏山過洋浦，屯宿宏路。六七月被風泊海壇，分屯白鶴，瑟江，東瀚，後營，劫殺無虛日。八月十八日，又四百餘人從長樂來宿溪頭，由前潘過江犯上逕踞江陰，至是福邑四鄉悉被焚掠，義士夏叔慎死之。十一月，洪澤珍嚴山老連年引倭入寇，分鯨四掠，官兵會擊。其由祥芝，石湖，南潯出海者，參將王麟敗之於大坵島；自峯頭澳出海者，都指揮唐修澄敗之於野馬外洋；自

閩安鎮出海者，參將尹鳳備倭張懾敗之於梅花外洋；澤珍遁屯海壇山，山老就擒。

福建新通誌

閩海倭禍摭聞

四三

新橋場陷

郡民遭殃

嘉靖三十八年三月，倭復寇泉州至石筍橋，燔民居，城中固守乃去。初五日又至石筍橋，初七日焚營邊屋，十一日南往安平時，安平城已完守，賊不得入。復至羣城南新橋，僉事萬民英從橋置門禦賊。時鄉兵被賊驅回，與鄉民男婦奔赴城者擁擠橋陷，墜死千餘人。賊排橋門至車橋，大焚民居，直至城下，官軍拒退。攻同安縣城，指揮白震同知李時芳教諭吳金率士民固守。復至安平城下，遂散劫海都。時郡城分兵而守，凡四閱月。諸首移衆南澳，建屋而居，焚拒者一年。

壯烈犧牲

嘉靖三十四年，閩廣倭大至。十一月倭自莆田白湖江犯涵頭，上逕，陷海口。十三日攻鎮東，衛城千總戴洪，高懷德，張鑾出戰，歿於陣。平海衛千戶楊茂一，白仁，張球追賊於東岳山，大敗倭衆，一茂亦戰死。

福建新通誌

政和失陷

縣官死節

明孝宗弘治十七年，（民元前四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倭寇攻政和，知縣周尚友，督民堅守四十日。援兵不至，城陷死之，全家皆歿。縣丞徐九經與周同死節，城中男婦屠戮一空。

福建新通誌

閩海倭禍撫聞

四五

萬民英斷橋拒倭寇

嘉靖四十年（民元前三五一年）。倭自漳州掠同安，正月歷劫晉江嶼頭，沙塘，陳坑，石菌等處。分巡僉事萬民英，募永春蓬壺呂尚四等，兵至石菌，與賊戰。官兵敗死者五百餘人，倭尋至五店市，新橋南頭焚掠。

四月，復來晉江嶺后，南安爐內等處。瀋焚民屋，參將楊某未戰而退。仍至筍江橋，參將黎鵬舉亦走還。分巡僉事萬民英斷橋樑一坎拒守。七月出仙遊大路，截擄應試諸生勒贖。是年倭寇合賊江一峯，謝愛夫等，入安溪肆掠擄人口數百去。

綁票勒贖

嘉靖十二年，八月初五日。永定寇犯安溪長泰里，又犯崇信里，又犯新康里，殺掠甚慘！同知李東通判柯遷督兵平之。

十七年，冬十月。永定寇劫安溪感化龍興等里。知縣殷璠督民兵追至石珠嶺，獲其二總三總。

二十六年。劇寇陳日暉聚黨據安溪覆鼎山，大小尖，白葉坂諸峒，不時出掠。是冬突至同安郭外，皆男女挾贖，屯二十里弗去。分巡僉事余燝督兵至，賊奔回安溪，直搗其穴平之。

二十九年。倭自仙遊永春突犯安溪。

泉州府誌

民族英雄俞大猷

俞大猷，字志輔，號虛江，晉江人。泉州衛千戶俞敏的後裔。少時很喜歡讀書，時師王宣教以易經，因而得着蔡清之傳，又聞趙建郁以易理推行兵家「奇正虛實」之權。復從之受業，嘗謂：「兵法數起五，好像人身有五體，雖百萬衆可使合為一人也。」父歿，繼襲世職——百戶——時，勤習騎射，箭無虛發，可見他的技術是很高深。全時復從李良欽學劍術，也練成一套很精妙的劍法。

嘉靖乙未年，剛是武會試的時候。大猷應試得中第五名，就陞千戶職，檄往金門的地方防禦。那處的軍民本强悍好訟，從來難治。大猷教以禮讓，一般軍民都被感化，皆聽受他的訓導，後來刁滑好訟的惡習也就漸漸平息。那時海上的倭賊頻頻寇擾，他就上書與監司策論進剿的方法。監司怒斥道：「小校安得越級上書？」竟將大猷撤職；復責以軍棍。未幾。尚書毛伯溫奉命遠征安南，大猷再上書獻策，並願從軍効力。伯溫奇而讚賞之，但因戰事將告結束，大猷亦就退歸。

是年，「俺答」番入犯山西，明廷下詔舉武勇士。御史就將俞大猷的名字薦到兵部。這時伯溫適任尚書，便轉送他到宣大總督翟鵬那邊去効用。蒙翟鵬召見，與之談論兵事。大猷陳

述「安邊長久」的計策，互相辯難，鵬屢為所屈。乃慨然謝曰：「吾不富以武人待子！」立刻下堂以禮待之。全軍的官兵都很驚訝。但是被嫉妬的人所阻抑，竟不果用，遂辭歸。

未幾復起任汀漳守備。作談易軒和諸生為文會，研探其理，而且每天分定時間督教部曲、擊劍、騎射等武技，訓練精進。後來連破海賊康老，俘斬三百餘人，於是擢陞廣東都司僉事。再平新興陽春思平陽江峒的賊潭元清等。適朱紉巡視福建，訪知大猷才，就荐為備倭都指揮。會安南都統使莫福海病死，其子宏翼年方幼穉，福海的部屬莫正中和莫敬典爭襲其職，互相火拚。正中戰敗，帶着殘部來投誠。其黨范子儀剛由海道遁來，因謠言宏翼已死，要迎正中歸而主持。遂剽掠欽廉諸州各地，廣東總督歐陽必進就奏請明廷留大猷負責討賊。大猷奉命急由間道馳至，廉州之圍遂解。賊再犯欽州，大猷復進兵痛剿，鏖戰數日。生擒子儀的弟名子流。斬首一千二百餘級。全時檄迫莫宏翼刺殺子儀函首來獻。事竣平後，明廷的好相嚴嵩將大猷所建樹的功勳抑沒不敘。時瓊州的黎番「那燕」構煽感恩昌化的黎族共起作亂，復以大猷為崖州參將，即會同廣西副將沈希儀諸軍奮擊。是役擒斬賊五千三百有奇，屍橫遍野，血流渠，招降者三千七百。大猷親狀惻然，乃進言於必進曰：「黎亦人也，率數年一反一征，徒多殺戮，是豈上天好生之德？為今之計，宜建城設市，用漢法教化而統治之。」必進採納他的議論。大猷乃單騎入峒，與黎人訂立優遇條約，海南就此安靜啦。

嘉靖三十一年。倭寇大舉犯擾浙東一帶，到處大施屠殺焚掠的慘技！每經蹂躪，鷄犬不留。斯時俞大猷改任甯台諸郡參將，即請調用閩中樓船討剿倭寇。總督王于允從其請。那時賊首汪直勾結倭寇盤踞烈港，大猷率領大軍包抄圍擊，遂在甯波紹興松陽等處發生遭遇戰，乘破竹之勢迫近海灘，斬獲四千餘人，溺斃的不可以數計。經此一擊後，倭寇亦就膽寒不敢再思侵犯了。那知朝廷奸佞之徒不但不將大猷所建的功報於朝請加褒封，還加大猷的罪，以「貽誤軍機」處分罰俸。大猷遭此屈抑，不但不會灰心；并且堅忍卑絕，發奮自勵！不久再追逐倭寇，追遁海中，進而焚燬倭船五十餘艘。這時才准免罰俸。

倭寇旋佔奪甯波、普陀、截殺武舉火斌等三百餘人，大猷既戴罪圖功，即行進兵殲寇。賊遇之皆披靡，賊首吳松因而潰遁。明廷下赦大猷的前罪；并賞賚銀幣。倭寇更從健跳地方入掠，大猷統率銳卒拚力殲破，建不少的功績，旋奉層令代蘇克寬為蘇松副總兵。尋在平望及六徑壩地方痛殺倭寇，連戰皆捷，先後斬首凡三千餘級。無何，倭突犯金山，大猷所屬不上三百人，因衆寡懸殊，勢難與敵。倭遂屯松江柘林，大猷乃與總督張經會師大破倭寇於五江涇的地方。但他的巨大功勳却被趙文華胡宗憲二人所攘奪不彰，再治以金山失律的罪，謫為事官。嗣後有新來的倭寇三十餘艘，衝入青村所，聯合南沙小島口浪港諸賊，合犯蘇州陸徑壩，直抵婁門。南京都督周于德斂兵拒戰，被敵所敗。賊復分為二股，北掠浙暨；南擾橫

塘，蔓延到常熟、江陰、無錫一帶的地方，出入於太湖中。大猷聞警，即會同副使任環以奇兵敗賊於陸徑壩，燔焚賊船三十餘艘。又截擊由三丈浦出海的倭，擊沉倭艦七艘，倭遂退泊三板沙。

不久，他處的倭寇侵犯吳江。大猷和任環兩路夾擊，寇乃由鶯脰湖倉皇潰敗，竄至嘉興三板沙，搶掠民船，剛要圖竄至馬積山，突被大猷襲擊，一場劇戰，白刃起處血肉橫飛，寇勢不支，遂告大捷。金涇、許浦、白茆港的倭寇數遇巨創，憊於奔命，殘疲不振，亦就溜遁出海。大猷乘勝跟追至茶山，焚沉敵艦五艘，擊壞入覆沒者無數。賊敗退登陸，俄而揚帆出海颺去。大猷及僉事董邦政再鼓銳氣，分途堵擊，截獲倭艦九艘，賊極狼狽。然趙文華等大軍却屢被倭寇所挫敗，巡撫曹邦輔就糊裏糊塗彈劾大猷縱賊失職。明帝據奏大怒，立撤大猷世廕的官職，暫免予死罪，責令立功自贖。大猷忠蓋不渝，益抱苦幹的精神，再與副使王崇古入海追賊，連戰皆勝。計焚巨艦八艘，斬馘不可勝數。軍威大振，露佈至京，朝內的廷臣聞捷報，將大猷的才幹與功績上奏，明帝始知，明廷即乃罷總兵官劉遠的職，而予大猷充任。後來大猷復在西庵、沈莊、水窪、黃浦江剿殺倭寇，上乃復大猷的世廕；并與平徐海的功升任都督僉事。那時舟山的賊寇數年攻剽不下，大猷佯裝弛不備戰，倭遂沒有嚴防。大猷立指揮部屬乘着大雪紛飛的黑夜，分派裨將張四維縱火圍擊，是回亦斬四十餘人。倭被夜襲

，乃知虛買，狼奔猪突，不能脫險。俞嚴令各軍奮力衝進，遂燒其柵，聚而殲之，傷亡殆盡。朝廷以大猷節節勝利，勲勞足錄，於是署為都督同知。

翌年，總督胡宗憲聽盧鏜的話，擬招撫汪直，用與倭寇通市，大猷力爭不可，且陳明利害。故乃設計誘直，錮禁獄中。汪直的黨羽聞風盤踞舟山，企圖繼起作亂，大猷急率精銳部隊，四面圍擊。雖稍獲勝利，但地勢不利，又因賊頗多精悍，仰攻既難，兜剿亦不易，先登的健兒多數犧牲，斯時復有一股新來的倭寇竄至沈家門，大猷急回師馳赴堵防，遭遇與戰，俘虜五十二個。繼在小姑渡肉搏，斬倭首二百四十。而廷臣各懷私見，詆誹宗憲并劾大猷。明帝不察，聽信讒言，奪大猷及參將戚繼光的職。未幾，倭又自柯梅泛海來犯，流劫閩廣。宗憲庸懦，陰幸其去，不督諸將追擊，坐令倭從容剽劫而逸。事被御史李湖知悉，乃上疏彈劾宗憲泄沓之罪。詎意宗憲巧用「張冠李戴」之計，文飾其過，竟將縱賊的罪狀推卸到大猷身上。明帝震怒，詔捕大猷下獄，再貶其職，并褫世廕。適有部官陸炳，素與大猷契善，思解其難，密以鉅資賄賂嚴嵩之子嚴世蕃，而大學士徐階亦代剖白，方免誣責，釋放出獄，令其立功塞上以自贖。這時大同巡撫李文進素知大猷的才幹，羅於幕中，共策軍事。大猷乃本所學，發明製造獨輪車，抵禦敵騎。文進就令他率車百乘，騎三千，戰賊於安銀堡，大挫敵軍。文進即將大猷製造獨輪車的功奏聞於朝，朝廷試其便利，詔令兵部仿製兵車，設置兵車營。

。復奏稱平汪直的功，乃蒙除罪錄用。

是時，鎮守亦有倭警。川湖總督黃光昇疏荐大猷為鎮守參將。帥將進討，大破雲溪的倭寇。而三郡六縣的叛逆亦次第削平。饒平巨寇張璉數陷城邑，征伐數年不能平定。詔移大猷於南贛，閩廣兩督會師共討，時宗憲兼任江西總督，偵知張璉率帶賊軍遠擾外郡，急令大猷統兵突擊，大猷獻計謂：「若乘其虛，以潛師直搗賊巢，璉見故巢被攻，必旋救。師勞勢疲，不難一鼓殲滅！」憲領之。立令引兵一萬五千人，疾登柏嵩嶺，扼要據之，居高臨下，俯擊賊巢，如風捲殘雲。璉果還救，大猷連破數十營，斬首千百餘級。再用反間計誘擒張璉；并捕獲黨魁蕭雪峯。廣東人也攘奪大猷的功，大猷不與較。自己泰然部署軍事，遣散賊黨二萬餘人。大猷旋擢副總兵鎮守南贛、汀、漳、惠、潮諸郡。到任後，整軍復出，征討竄擾程鄉的賊寇，賊被迫走遁梁甯，遂擒獲徐東洲斬於黃積山。賊平後，稟請上司置平遠縣於五嶺間。未幾，陞任福建總兵。巡撫游震得奏請以大猷控制閩廣江湖數道。朝命還未頒下，那時倭寇復捲土重來，攻陷興化。翌年，大猷與劉顯戚繼光會師殲滅，倭氛始戢。後來就移鎮南贛。其時攻廣東潮州倭二萬餘，與大盜吳平聯絡相犄角，而諸苗賊葉松三五端葉丹樓等往來掠劫於惠陽潮州一帶。福建這邊却有程紹祿在延平騷擾，梁道輝騷擾汀州。大猷以其雄威懾服羣盜，單騎至程紹祿營，督使歸峒。他將和賊戰輒失利。俞家軍若至，賊則聞風遁避。時

峒寇伍端被俘，要求放歸誘殺倭寇以自效，遂許之，陰派兵跟其去，攻撲其巢，而襲擊之，倭大潰敗。俞乃移師坐鎮潮州，使人招降葉松三、葉丹樓二人。勉其招撫吳平，當以功賞。而將其隊伍安頓於梅嶺。吳平匪性弗悛，不受約束，復率部叛變，遁至南澳堅守。大猷與繼光檄調水陸大軍夾擊而破之，吳平個人奪險走脫，而部將楊克寬，李超等追躡賊後，連戰皆北，平遂掠奪民舟，遁海而去。大猷緣此，竟被撤職。時總督吳桂芳留大猷征討河源，翁源賊李亞元等，增加兵力十萬，分五道進攻。大猷又巧施反間計，令人說降賊黨一部，即用為先導，親率選衝賊巢，活捉賊魁李亞元，俘斬一萬四百，奪回被擄男女共八萬餘人。告捷於朝，仍復大猷的職，調任廣西總兵，加封平蠻將軍。旋又肅清伍端餘孽王世橋遂進都督同知。

未幾海賊曾一本寇擾廣州，蔓延及於福建。大猷乃指派郭成、李錫率軍擒而殲滅之。記錄戰績，進為右都督。嘉靖末年，廣西古田獍番黃朝猛、韋銀豹等又劫搶會城庫藏，并執殺某參將，於是官民公表請詔大猷討伐，即以都督同知佩征蠻將軍的印，統兵十四萬，分道進剿，連克要地，覆斃十巢。賊退據潮水，憑險而守，峯巒重疊，環攻十餘日不能下。大猷計無所出，既乃佯為分兵攻馬浪，立即密令參將王世科乘着大雨滂沱之夜，登山埋伏。黎明，諸軍攀援繼上，奮力衝殺，賊盡殫，馬浪之賊亦均被擊破，無一漏網者。是役計斬獲凡八千四百餘。而朝猛、銀豹亦相繼授首。至是百年來剿不勝剿的積寇悉被掃除淨盡，朝廷論功乃進大猷世蔭為指揮僉事。